

暖暖风轻著

与爱为邻

My Love
Will Get You Home

暖爱天后

暖暖风轻

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暖昧之作

张小娴式的细腻温存&亦舒式的精准凝练

极致暖昧 极致缠绵



的暖爱之卷



暖暖风轻 著

与爱为邻

My Love
We Got You Stone



戒不掉的暧昧，抹不去的情话，触不到的拥抱，都曾住在爱的隔壁。

暖暖风轻著

与爱为邻

*My Love
Will Get You Home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与爱为邻/暖暖风轻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2.6
ISBN 978-7-5125-0370-0

I. ①与… II. ①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9663号

与爱为邻

作 者	暖暖风轻
责任编辑	郑湫璐
统筹监制	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	何亚娟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市场推广	刘 菲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17印张 254千字
版 次	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370-0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人生若只如初见 /5

不喜欢一个人，再漂亮也只是摆设；喜欢一个人，即使她长相一般，也照样执著追随。

第二章 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/41

这是她的初吻，强烈的男人气息和狂热的吻一度让她意乱情迷，辨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。

第三章 谁比我更懂你 /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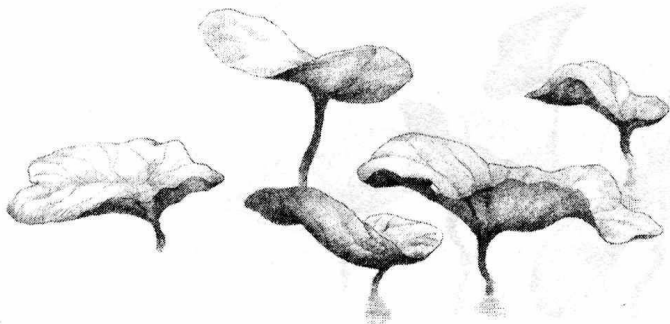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她不怀疑他，只要她信任他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

第四章 这么远，那么近 /87

她理想中的爱情是和风细雨，他则像一阵暴风雨，会扫荡她的思想，让她无力抗拒。

第五章 当爱在靠近 /115

她从来都不知道，她的身体像是一块冰，而他就像一块烙铁，可以让它一点一点融化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六章 是爱情还是演戏 /141

即使你刚才在演戏，我也想告诉你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

第七章 其实不想说再见 /167

如果真正爱一个人，选择和他在一起需要勇气，选择放弃他更需要勇气。

第八章 要有多坚强，才能念念不忘 /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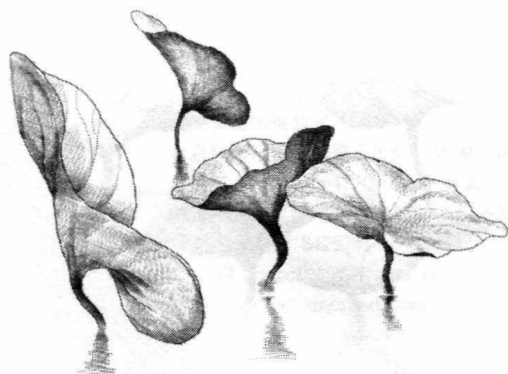
如若不是方才狠下心来，她真的不能保证，自己不会再次被他所迷惑。

第九章 明明很爱你 /211

感受到她的目光，他也转过头来看她，四目相对，他能清楚地看到她眼中自己的倒影。

第十章 爱是一切答案 /237

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的心，它早已经被你偷走了。



(1)

江雪在一片刺眼的阳光中悠悠转醒。

睁开眼的时候，她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：墙上的壁纸是蓝色海洋系列，床上的被套是天蓝色的，推拉式衣柜的门敞开一条缝，能隐约看见里面挂着的男士西服——她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卧室睡了一宿！

而且，据初步推断，这还是个男人的房间！

江雪顿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。她还从未曾有过在男人家中过夜的历史记录！

这是哪里？这是谁家？

她仔细回想昨晚发生的一切。然而她的回忆只停留在了醉酒晕倒前的那一刻，只记得有人问她要不要送她一程，却想不起来上了谁的车，进了谁的家门。

江雪掀开被子，才看到她身上竟然穿着男人的睡衣！

男人的……

江雪这下更是觉得仿佛有无数只乌鸦自她的头顶飞过。

棉布质地的睡衣很舒适，柔软地贴在她身上，睡衣上还散发着若有若无的男人气息。更关键的是，睡衣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胸衣！

随即，某些活色生香的画面跃入她的大脑，她双颊的温度也陡然上升。她到底在想什么？她努力将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画面挥开。

宿醉醒来，头有些疼。江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打算换上自己的衣服，结果房间里全是男士用品，衣柜里也满是男士服装，她的衣服连影子也没看到。

站在落地穿衣镜前，江雪发现自己此刻的样子有些滑稽——睡衣太宽大，显得她格外娇小，深蓝色的男士睡衣罩在她身上，就像裹了件床单。

她想，睡衣的主人应该是个身材颀长的男人。

江雪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门，走出去。

和平常起床后一样，她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卫生间。

卫生间里的灯亮着，听见水龙头“哗哗”出水的声响，还听到一个男人在里面得意地哼着歌。

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，江雪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径直推开卫生间的门。一是她着急上厕所，二是她想看看留宿她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。

门一开，江雪和卫生间里的男人同时愣住了！

“喂！你懂不懂基本的礼貌！为什么进来不敲门？！”那人皱了皱眉头，停下刮胡子的动作，一边冲江雪吼，一边用两手遮掩胸前的春光。

江雪还没从看到他的震惊中缓过神来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这个男人怎么可以是郑世捷？那个她最讨厌的家伙！

江雪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谁让你不锁门？”

虽然眼前的郑世捷跟她平时看到的那个骄纵的、不可一世的郑世捷有些不一样，而且看上去还挺具有诱惑力的，但是江雪依旧不希望跟他有任何瓜葛。

此时的郑世捷刚洗过澡，头发湿漉漉的，下巴上残留着剃须膏的泡沫。他仅在下身裹一条浴巾，赤裸着上身，露出古铜色的肌肤。他身材矫健匀称，平时应该很注重健身。连江雪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男人颇有几分姿色，一定有无数的女孩为他前仆后继过。只是，他双手抱胸的动作看起来着实有些滑稽可笑。

“这是我家！我为什么要锁门？”郑世捷反问，然后用他一贯慵懒的口气说道，“你知不知道你就这样闯进来侵犯了我的隐私，对我有性骚扰嫌疑？”

江雪简直无言以对，应该兴师问罪的人是她，怎么他反倒先下手为强了？

“没那么夸张吧？男人有什么好看的？顶多有点胸肌，又没啥料，你遮遮掩掩的跟小姑娘又有什么区别？”江雪不屑一顾。

“切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！”郑世捷冷哼一声。

“……”天知道这种便宜送给江雪，她都不要！

“我的衣服呢？”江雪抬眼问道。

“在阳台上。”他慢悠悠地回答。

“对了……我身上的睡衣是不是你帮我换的？”虽然是难以启齿的问题，但江雪还是问出口。

“你说呢？”郑世捷露出狡黠的笑容。

“你凭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帮我换衣服？”江雪怒了。

“你那衣服被你吐了一身，臭烘烘的，不换能让你躺在我床上吗？”郑世捷说得理所当然。

听见“床”字，江雪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“我倒宁愿睡在大马路上。”

“喂，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。我好心好意把你收留下来，你怎么不但不感谢，反而跟我生气呢？”郑世捷不解。

“我又没求你收留我。”江雪冷着脸回答。

“你这女人……”郑世捷摇摇头，然后叹口气继续说，“算了，真不能把你当女人看待。不但喝醉酒吐在我身上，把我衣服搞脏，睡觉的姿势也很丑。我现在都后悔把你带回来了，害得我失眠。”

他失眠跟收留她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什么逻辑？江雪疑惑。

“那你怎么不把我扔在大街上？”

“小姐，你要知道现在治安有些混乱，万一你被坏人劫持走，我可承担不了那责任。到时候陈主任找我要人，我如何交代？”郑世捷还一脸正义凛然的樣子。

你和“坏人”有什么两样？江雪腹诽。

“还不是拜你所赐！非要给我敬酒。”江雪白他一眼。

“不会喝酒就不要逞强，要学会拒绝，想做酒桌上的巾帼英雄不是那么容易的。”郑世捷的口气中明显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。

你以为我想喝酒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家那幅破画才舍命陪你们这帮纨绔子弟！江雪在心里为自己喊冤。

事情还得从前天晚上说起。

忙完庆功宴回到家已是凌晨。连续加班几天，江雪难免有些体力不支，草草洗完澡倒头就睡。孰料刚躺上床不久，还未来得及与周公约会，便听见电话铃声大作。

江雪不情不愿地拿过手机，按下接听键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谁啊？”

“雪姐，那幅《水墨山河》不见了！”助理王娜的声音自电话那端传来。

听闻此言，江雪的瞌睡虫顿时被震得七零八落。

“你再仔细找找看呢？我记得撤展时还有的，拿回来后我就和其他展品一起锁在保险箱里了。”江雪努力回想。

“保险箱我看了，别的展品都在，就是没找到这幅画。”

江雪开始心慌了。

要知道，这幅《水墨山河》可是她和陈主任一起做了很多动员工作，才说服郑世捷拿来参展的。据说这幅画是郑家的传家宝，为唐朝某著名书法家的得意之作，是郑家私藏的宝贝，平常不轻易示众。这次若不是因为参加某大型艺术博览会，为单位增添光彩，陈主任也不会想方设法把这稀罕玩意弄来。

为了这幅画，作为陈主任下属的江雪不止一次跟郑世捷打过交道，她深知那是个多么难搞的主。

按照原计划，江雪明天就该将这幅画物归原主。

由于此画至关重要，庆功宴结束后，江雪本想亲自回单位确认下那幅画的踪影。但最近这段时间她为博览会忙得连轴转，实在太累了，于是想偷懒一下，指派助理王娜去查看那幅画。

谁曾想，王娜返回的消息竟如此悲催！

这一晚，江雪自然没睡好。

她先是赶到美术馆去找那幅画，结果还是遍寻无着。

由于保险箱里别的展品尚在，保险箱也没有被盗过的痕迹，江雪一时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有没有将那幅画放进保险箱了。那如果不在保险箱，还会放在哪儿

呢？江雪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
人一旦到了疲惫的临界点，大脑的运转速度和效率都会下降。江雪这么解释自己的“短暂失忆”。

第二日，陈主任得知《水墨山河》失窃后大发雷霆。

江雪自知没保管好画，理应承担责任，低着头默默聆听陈主任的训斥。

这时陈主任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他停下对江雪的训斥，接起电话：“喂。”

“是世捷啊！”陈主任脸上立即堆满笑容。

一听到郑世捷的名字，江雪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。这家伙这么快就来要画了？

果不其然，只听陈主任说：“那幅画我想给几位好友欣赏一下，能否缓几日再给你送过去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这画我知道价值连城，一定注意保护……哦，你说的是小江啊……怎么？你对她有兴趣？”说到这里，陈主任瞥了江雪一眼。

江雪被陈主任这诡异的眼神盯得心里直发毛，暗自祈祷：拜托那个混世魔王千万不要说我的坏话，不然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

“哈哈，我知道你们这些小年轻的心思，不过小江可跟你们平时接触的那些姑娘不一样。我跟你讲啊！要是你朋友是真心喜欢小江，我倒可以充当一次红娘，帮他俩说亲。要是玩玩而已，我可跟你讲，没门儿！虽然小江是我手下，但我可一直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的……”

江雪简直哭笑不得。她不知道陈主任的话题怎么转移得如此之快，刚刚还在为画的事儿狠狠训斥她，怎么现在都在帮她拉纤保媒了，而且还说把她当女儿看待！不过，平常陈主任确实待她不薄，很少像今天这样劈头盖脸地训斥她。

好不容易等到陈主任结束通话，江雪已做好继续挨批的准备，谁知陈主任说：“郑世捷同意缓一周再给他把画还回去，你想办法抓紧把画找到，可以

请公安局帮忙找。另外，郑世捷有个朋友对你有好感，今天晚上想约你见一面。你也知道郑世捷的家世，他的朋友条件应该很不错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可以去看看。”

对于郑世捷的家世江雪不感兴趣，她一想起他那张傲慢的脸就倒胃口，他的朋友应该好不到哪里去。何况她只被迫参加过一次他朋友的聚会，难道就是那次聚会，人家就对她留下深刻印象？这年头还真存在一见钟情吗？江雪心想。

虽然江雪不想去赴约，可是眼下陈主任发话了，加上画失窃的事情，她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

(2)

晚上的约会地点定在王府酒店的雅韵包厢。

江雪纳闷：既然是相亲，就两个人吃饭，为何要大费周章订一个包厢呢？这些有钱人真是有钱没处花，还不如拿出来捐助给需要帮助的人呢！

下班后，江雪打了辆出租车赶往王府酒店。由于路上堵车，江雪到达酒店时已是六点半，足足迟到了半个小时。

身穿旗袍的迎宾小姐将江雪领至包厢，只见里面的大圆桌前围坐了一圈人，有男有女，个个衣着光鲜。

江雪怀疑走错了地方，抬头看看包厢名，又是“雅韵”没错。

“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来陪我们的林少啊！”包厢里有人发话了。

不用看那人，只听这懒洋洋的声音，江雪便知道他就是那混世魔王郑世捷。

郑世捷此刻正悠闲地靠向椅背，手里捏着一支烟，嘴角溢出一抹略带邪气的笑，俊眉微微扬起，深邃狭长的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江雪。

这一桌子人除了郑世捷，江雪一个都不认识。她正思量着应该坐在哪个空位时，只见一个气质儒雅的男子指指身旁的空位，对她招呼：“江雪，坐这里吧。”

江雪依言坐下，心中疑惑为何他竟知道她的名字，而她对他却没有任何印象。

“迟到这么久，还以为是花时间打扮去了，结果就这样顶着两只熊猫眼就过来了？我看你这样倒可以去动物园展览。”郑世捷冷嘲热讽地说。

江雪没有搭理他。

“世捷，你这就不懂了，现在流行自然美，像江雪这样气质清新可人的女孩子，根本用不着打扮。”“儒雅男”明显在维护江雪。

江雪心想，莫非这位就是对她有好感的郑世捷的朋友？他看上去倒比郑世捷可爱多了。

“切，这就是典型的‘情人眼中出西施’。”郑世捷嗤之以鼻。

“我可不是谁的情人。”江雪望向郑世捷，反驳道。

“怎么？看不上我们林少？”郑世捷懒懒问道。

“……”一时之间江雪竟不知如何作答。

“世捷，你就别逗她了，你看她脸都红了。不都说沉默代表默认吗？林少一表人才，女粉丝都从地球排到火星了，她如何看不上？她既然迟到了，就让她陪我们多喝几杯酒吧。”有人提议。

“这主意不错。”郑世捷玩味地笑笑，示意服务员将江雪面前的酒杯满上。

江雪知道这种场合，推辞根本没用，何况她迟到在先，确实理亏，于是也不做无谓的推辞，径直端起酒杯，仰起头，忍住酒的辛辣，一口灌了进去。

江雪喝酒的架势委实让在座的人吃惊，顿时有人鼓掌：“好样的！喝起酒来真有气魄！我说在座的女士们都得向江雪学习才是。”

“我难得做次媒人，把林子扬这么优秀体贴的男人介绍给你，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，敬我一杯？”郑世捷掐灭烟蒂，站起来，对江雪举起酒杯。

他说得很有诚意，连周遭的人都点头表示赞同。江雪却知道这人不怀好意，明摆着刁难她。若是放在平时，她绝不奉陪，而且很可能会直接把酒水泼在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上。可是现在她把他家祖传的画弄丢了，不能得罪他。

她忍住内心的不满，倒了一杯酒，举起来和郑世捷的酒杯轻轻碰一下，然后

豪气万丈地对郑世捷说：“我干杯，你随意！”言辞中带着挑衅的意味。说完，她又用“豪迈”的架势把酒一饮而尽。

郑世捷的酒量一向甚好，自然不会输给江雪，他看着江雪喝酒的样子，笑了笑，也将杯中酒饮尽。

“美女这么能喝，我也敬你一杯。”坐在郑世捷右边的男人站起身，打算给江雪敬酒。

江雪蒙了。虽然她能喝上两杯，但平常很少喝酒，今天如果这一大桌子的男人都给她敬酒，她可招架不住。

“菜都快凉了，先吃菜，敬酒的事儿待会儿再说。”林子扬赶紧解围。

“哎哟！我们林少就是懂得怜香惜玉。”有人起哄。

江雪朝林子扬递了个感激的眼神。也是在这时，她才看清楚林子扬的外貌：皮肤白皙、明眸皓齿、薄唇高鼻，身穿浅灰色休闲衬衣，斯文儒雅，给人的感觉很舒服。

可是众人并不想就此放过江雪，非逼得她和林子扬喝了交杯酒才肯作罢。

这顿饭江雪吃得格外疲惫，又要陪酒，又要陪唱，还要陪聊，跟“三陪”没两样。

散场时已经很晚，林子扬提出要送江雪回家，被她拒绝了。她不想让陌生男人知道她的住处。虽然她不讨厌林子扬，但这并不代表她会马上接受他。

在酒店门口，林子扬依依不舍地和江雪告别，并将他的名片塞到江雪手里，说随时可以和他联系。出于礼节，江雪微笑着说“好”。

凌晨打车并不容易，江雪站在路边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打到车。而此时酒劲又上来了，她的脚步有些虚浮，连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模糊起来。她没有醉酒的经验，并不知道有的酒后劲十足。她只觉眼前越来越黑，连忙伸手扶住路边的树，努力支撑自己。

这时，一辆银灰色轿车在她身边停下，车里有人问她：“要紧不？要不要送

你一程？”

还未来得及看清那人长相，江雪便腿脚一软，倒了下去。

可是，江雪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一醉，居然醉到郑世捷家里去了！

原来，那个银灰色轿车的主人是他！

唉，都是酒精惹的祸啊！

待洗漱完毕，并换好自己的衣服，江雪正打算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时，谁知保姆吴阿姨非要热情地留江雪吃完早餐再走。她也不能说看到郑世捷那张脸就吃不下去，盛情难却之下，只得应承下来。

江雪闷着头，匆忙吃完早餐，拎了包准备出门。

郑世捷仍然在悠哉游哉地对付盘中的荷包蛋。

临走前，吴阿姨在江雪耳边悄声说：“你是世捷的女朋友吧？这孩子还从来没带女人回来过呢！”

“哦……”江雪支吾应答。

郑世捷这种长相和家境俱佳的花花公子居然没带女人回来过？鬼才信呢！昨晚在包厢见到他时，他身边还坐着一个美女呢！想必这种人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还快。

江雪才不屑做郑世捷这种人的女朋友。她真希望能尽快找到那幅画，然后和郑世捷划清界限，井水不犯河水。

出了门，江雪才发现这里是市郊一处有名的住宅小区，房价高得惊人，据说住得起这种房子的人家非富即贵。

可能是富人大抵都有私家车用不着打车的缘故，江雪在路上走了半天，也没看到辆出租车。

江雪看看手表，八点出头。跟平常相比，她今天算起得早的。可是这里离单位较远，如果一直打不到车，她铁定要迟到了。

她忍不住在心里把那个私自“劫持”她的郑世捷狠狠“问候”了一遍。

这时江雪的手机响起来，她从包里摸出手机，看到手机屏幕上跳动的“许承安”三个字，江雪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仿佛所有不快瞬间都消失了。

她欣喜地接起电话，言语温柔：“承安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电话里传来许承安温和的声音：“是这样的，你昨天让我调查的有关《水墨山河》失踪的事有点眉目了。我们局刚抓获了一个盗窃团伙，赃物里有一些字画，其中有一幅跟你描述的有几分相似。只是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你们单位丢失的那一幅。要不，今天你抽个时间，来我们局里看看？”

江雪没想到许承安会带来这么好的消息，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！谢谢你，承安，你这次真是帮了我的大忙。回头我请你吃饭。”

“先别忙着感谢我，还没确定是不是你们被盗的那幅画呢。”许承安笑道。

“你就别谦虚了，作为公安局里数一数二的优秀员工，你办事一向靠谱。那幅画很罕见，既然你说跟我描述的相像，应该是我们丢的那幅画没错。”江雪开心地说了。

“过奖了。你还是抽空过来确认一下比较好。”

“那我到单位后跟领导请个假，然后过去。”

“好的，你到时候到了我们局楼下就给我电话，我下去接你。”

“承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你……”江雪支吾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工作忙，别太累了。”江雪还是说了句无关痛痒的话。

“我知道，你也保重。没别的事，我就挂电话了。”

“嗯，再见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江雪略略有些惆怅。虽然她和许承安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但平常两人工作都很忙，连碰面的机会也很少。这次借着丢画的事情，她倒是有理由和他频繁接触。谁知道这画这么快就找到了。